



北京情人

Beiping
Lovers

五月一日

作品
YICUNQIUBO
YICUNQIUBO
WORKS
WORKS

我们门前的柳絮在风中飞舞

那是因为我

其实是我

一直还爱

我们门前的柳絮在风中飞舞

那是因为我

其实是我

一直还爱

我们门前的柳絮在风中飞舞

那是因为我

其实是我

一直还爱

我们门前的柳絮在风中飞舞

那是因为我

其实是我

一直还爱

北京出版社
女子书局



北京情人

Beijing
Lovers

多
月
六

一寸 | 作品
秋波

YICUNQIUBO
WORKS

长江出版社
知音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情人/一寸秋波著. —武汉:长江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5492-0326-0

I. ①北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65340号

北京情人 / 一寸秋波 著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 (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431100)

E-mail: cjpub@vip.sina.com

电话: 027-82927763 (总编室) 027-82926806 (市场营销部)

出 品 知音传媒集团知音书局 (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430077)

出 版 人 别道玉

统筹监制 李 文

选题策划 朱 洙

责任编辑 朱 舒

特约编辑 程 英

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

美术统筹 连 娜

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8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92-0326-0

定 价 26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寄本公司调换, 电话: 027-68890678)



第一章	轻轻地来，如轻轻去	1
第二章	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	11
第三章	百转千回，只为佳人	37
第四章	爱若桃花，灼灼其华	69
第五章	情是来路，伤在离愁	123
第六章	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	142
第七章	一往情深，但为君故	157
第八章	相亲相爱，幸福添丁	201
第九章	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	229



第一章 轻轻地来，如轻轻去

置身商海多年，商务谈判令我熟悉而又厌倦。国内的、国际的，礼仪永远脱不开利益的中心，漫长、琐碎、虚与委蛇，表面都似老友般热情寒暄。

8个月前，美国WEP公司在华总部向我的中诚集团伸出了橄榄枝。双方经过一番相互了解后，彼此有了意向性接触，想在国内合资建厂。今天上午，我要和新到任的WEP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助理，也就是他们的副总裁谈判。下属提供谈判对象寥寥数字的资料显示——她是华裔，30岁，英文名杰西卡，WEP的新贵，据说很受总公司总裁赏识。WEP公司刚把中国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

她步入会议室的那一刻，我惊呆了，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击后剧烈地狂跳起来，似乎要破膛而出。但我还是很快镇定下来，从椅子上缓缓站起身。她伸过来的手依然白皙纤细：“您好，吴总。认识您很荣幸！”声音还是那么温柔悦耳，一如从前，只是社交化的语气和职业性的微笑，让我们中间似乎隔着千山和万水，仿佛人生初见。

简单介绍一番后，我们都坐了下来，开始进入正式谈判。只是，我的心仍然无法平静下来，感觉会议室里的水晶吊灯和四周墙面的装饰画好像都扭曲起来，变得异常刺眼。然而，真正刺痛我心的，却是她那曾经熟悉而现在无比平静的面容。那面容曾在六年前把我的生活照亮，让我仿若置身天堂。

这场两个多小时的谈判对我而言，显得那么漫长，让我如坐针毡。而她似乎之前真的不认识我一样，完全进入谈判程序和状态，条理清晰，一丝不苟……

谈判终于结束了，他们一行人也离开了。我一个人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，所有的记忆像开闸的洪流，奔向九年前……

那家温泉俱乐部在北京很有名气，一楼的大堂富丽堂皇，迎宾小姐个个貌美如花。我是这里的会员，习惯了她们那熟悉的笑容。几个慵懒的男人在大堂沙发上坐着，我也加入其中。

“一会儿去哪儿啊，小诚？”其中一个问我。

“去亚菲俱乐部吧，那里的妞漂亮。”赵刊冒出一句。

“靠，总是这么没创意。”我心里低骂一声，这帮家伙，除了惦记女人还是惦记女人。可是不去那里我们又干什么好呢？泡了温泉，按了摩，吃完了，放松了，饱暖后思那个也正常。

“去吧，那里小姐新鲜的多，更新快。”我微笑。

“更新快。”许逸哈哈大笑，重复了一遍。大家按捺不住地交换着暧昧的眼神。

“吴总今儿有雅兴，难得啊，不回去陪你的新宠？”

“不过一个刚出道的小演员，吴总还是陪我们吧。”

这帮家伙鬼笑着。都是老同学、老朋友，彼此的事门儿清。

出了温泉俱乐部，我还是自己开车，那家夜总会我去过。赵刊坐我车上：“小诚，你玩归玩，该成家还是要成家啊！”

“你这遍地留情的家伙，还指导我的人生？”

“真的，有个孩子挺好的，我女儿现在都……”

“打住打住，赵处长，我顶烦你的女儿经，有女儿也没耽误你出来泡妞啊！”

“哈哈，好好好，咱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赵刊打着哈哈。

说笑之间，我们很快就到了亚菲俱乐部。

夜总会的领班热情地迎进我们这帮人，五个人要了个大包间。



“我们要新来的妞，妹妹。”刘向搂着领班的腰深情款款地说。

“一定一定！放心，刘总，吴总，你们都是常客，我不敢怠慢。”

不一会儿，领班带进来十个女孩子，服饰妆容不同，气质也不同，但都比较惊艳。我们留下五个，一个穿白色吊带裙的女孩坐在我身边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小美。”

“好，和我掷骰子吧。”

许逸搂着一个穿黑色吊带裙的女孩，身材气质都不错，就是有一张苍白的脸，我看她第一眼时直觉是营养不良。但问题是现在还有人营养不良吗？许逸是第一个挑的，当时他挑这个女孩时，我觉得他真没品，那个小身板，别让他折腾死。每个人身边都有了女人，气氛活跃起来。许逸搂着那个女孩坐在我对面划拳。女孩总输，一会儿一瓶马爹利XO就让她喝下大半瓶。可能是喝急了，她剧烈地咳嗽起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去下洗手间。”

她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门，看来是喝多了。没多久，她回来了，许逸又搂住她，在她耳边私语起来，即使那么苍白的脸还是泛起了红润，她小声说着什么，许逸突然一脸的不悦，但还是继续喝着酒。很快，大家都放开了，和身边的女人调笑着。我怀里的小美看似年轻，却俨然是个老手，风姿不坏，柔媚娇笑，甚合我意。我按铃，领班进来，她附耳过来。

“5张房卡。”

她心领神会：“吴总难得看上我们这儿的女孩。”

“你们这儿有女孩吗？”我笑笑。

领班面露难色：“吴总，这里有个女孩不出台。”她用眼神示意我对面的女孩。

“怎么不早说？”

领班低语：“刚来的，说好不出台。”

我默然，也无所谓，那就换人，但就怕许逸觉得没面子。果然，大家要带人走时，那个女孩不肯走。领班赶紧过去打圆场：“许公子，我

们这儿还有好多新来的，您再看看？”许逸喝多了，本来脾气就暴躁的他一下发火了：“你大爷的，耍我是吗？你他妈的就是处女，今天我也包了，不就是钱吗？”

室内空气紧张起来，我笑笑：“哥们儿，我们是来找乐的，哪个女人不一样？”

“我今儿就看好她了，小诚。”

“这里的女人你随便挑，人家不出台你又何必？”

“你以为你有宝吗？”许逸捏着那女孩的下巴抬起来，“和大爷装什么纯情？”

女孩的眼里闪着泪光，不说话。许逸一低头，吻上那女孩的嘴唇，女孩拼命推拒。

“靠，我就在这儿把你办了，看谁敢把我怎么样？”女孩的衣服一下让许逸撕开了。

“畜生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许逸的脸上挨了一记耳光。太快了，大家都愣住了，领班的脸瞬间毫无血色。

这一记耳光震惊了包房里的所有人。许逸一贯好面子，哪个男人不好面子，何况我们是花钱买欢。我们几个以前没在这里叫过小姐出台，多是喝喝酒，玩玩儿，可那天是刘向生日，说好了大家一起乐乐，换换口味，却碰到一个不出台的主。

那个女孩的吊带裙被撕开，露出里面淡粉色的无带内衣。她瞪着眼，咬着唇，一副愤恨而倔犟的样子，并紧紧捂着自己的胸口。挨了这突如其来的一记耳光后，许逸恼羞成怒，上去就是一脚，女孩应声倒地，额头碰在了桌沿上，鲜红的血立即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，滑落到她苍白的脸上。领班赶紧过去，拉住还想动手的许逸：“许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她刚来没几天，不懂规矩。”

女孩抬起头，费力地一字一句道：“你，不过是个有钱的畜生！”她眼里折射出的冷光让人感觉不容侵犯。

“你想弄出人命吗？天下女人多的是。”我拉开愤怒不已的许逸，



走到那个女孩身边。她额头上的血还在流，得止血。我脱下衬衫，几下撕开，变成几块布条，利索地为她包扎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没拒绝。

这时，许逸早被刘向和赵刊他们拉出了包房，其他几个小姐都凑过来围住女孩：“你这是何苦呢？”

领班也赶紧过来劝道：“吴总，你也知道这是谁的场子，就当是给南哥点面子，行吗？”

这领班我喜欢，见过世面，张弛有度。

“我朋友喝多了，不好意思！医药费我出，你放心！”我扔下一张银行卡给领班，“没密码，随便刷。带这女孩去医院看看，顺便刷出她两个月的收入。”我又俯下身，看看那女孩，“出来混，你不适合。”然后转身出了包房。

天渐渐黑了，我站在18楼的办公室窗前。楼下北京的夜，风光旖旎，辉煌绚烂。九年前夜总会那次不快的经历浮现在眼前，让我头疼欲裂。那个女人，那个记忆中的女人上午刚刚代表她所在的公司和我进行了一次谈判，职业干练，端庄得体。她不再是那个夜总会不出台的小姐了，也不是那个在我怀里温顺可人的娇柔女子了，她现在是新上任的美国WEP公司的大中华区总裁助理，主要负责WEP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分析、战略合作、收购兼并、大型项目管理，其实就是副总裁，她所在的美国总公司想和我进行战略合作。她步入会议室的那一刻，我以为自己在做梦，人生真的太他妈滑稽了，我曾经的女人坐在会议桌前和我进行商务谈判。

大班台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来，我接起电话：“你确定她住在昆仑？”

“是，昆仑饭店，房间号是XXXX。”

找到她很容易。上午谈判结束后，我就让个得力的手下跟着她。手下不停地向我汇报：“去公司了，进了百盛超市，在簋街吃晚餐，马上就要回住所了。”

我抓起外套，我要去昆仑，我要见她，虽然这不是一个40岁的男人该干的事。但是我要这个狠心的女人当着我的面告诉我，她拿着我的钱，在

我决定娶她之后偷偷打掉我的孩子，然后甩掉我去美国留学，感觉是不是很好。我还想把她压在身下，粗暴地进入她，看着她哭泣、哀求。

我轻敲XXXX的房门。

“请进。”是她优雅的声音。这是个商务套房，声音从里间传来，“苏打水放桌上吧，谢谢。”

原来她以为我是侍应生，要不也不会那么容易“请进”吧。

我在门口翻出“请勿打扰”的挂牌，直接挂到门外的把手上，然后锁上门，进入里间，“嘭”的一声摔上门。“陈助理，想喝苏打水？”我瞪着大床上正在用手提电脑的她，那表情令我欢畅：吃惊，还是不敢置信？

就像很多年前，她给我送文件，我们认出了彼此，她那个表情同样令我难忘——张着嘴，连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傻愣愣的。但我得承认，她那个样子很性感。

我几步上前，掀起盖在她身上的棉被，她显然刚刚洗浴过，还穿着酒店的浴袍。我就站在她的床前解下领带，脱掉衬衫。她好像才反应过来什么，一翻身从另一侧下床站在地上：“诚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我不听！”我已经解下了身上的所有束缚，一步步走到靠墙站立的她身边，“你最好配合点，否则，明天的谈判你小心下不了床。”

我抱起她，她还是那么轻盈，柔若无骨。我拉开她的浴袍带，好像打开一个贝壳，里面的贝肉晶莹剔透。她无助地看着我，头靠在墙上：“诚，别这样！”

这样的话这样的姿势更像邀请我的进入。我分开她的腿：“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陈沫，你这个该死的女人！”我盯着她的眼睛，“你不是说爱我吗？你不是要给我生孩子吗？快三个月的孩子你说打掉就打掉了，还一直瞒着我，你够狠！”

她想说什么，嘴唇动了动，又停住了，牙齿咬着嘴唇，就像我们的第一次，她也是这样咬着嘴唇。她还是哭出了声，我腾出右手抚摸着她的脸。六年了，这个女人一转身就离开了我六年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当



初为了娶她，我煞费苦心。

我妈说：“你们之间是一座玻璃桥，谁走过来，都会粉身碎骨，掉进万丈深渊。”我不信，结果，人家好风凭借力，从桥上飞身而起，我自己却摔得支离破碎。34岁，阅尽万花，却折在她手上。

还有那个孩子，我曾经用手抚摸过的不知是男是女的孩子，也让她无情地化成了血片。她告诉我时是那么冷静，白纸黑字，一目了然：

“诚，我很抱歉，孩子一个月前我就打掉了，没告诉你你是怕你难过。我想这样也好，你没什么牵挂，我也没什么负担。”

负担，她说我的孩子是她们的负担。她不是曾依偎在我的怀里说想给我生个孩子的吗？那时我都被感动了，这样的话别的女人说，我不信，可是她说，我信。对她，我曾是不设防的城市。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一潭秋水，黑白分明，好像很无辜很天真的样子，就是这双眼睛骗得我找不到北，直撞南墙。我用手摸摸她的眼睛，她闭上，又睁开：“我会把钱还你。”她的声音苍白而无力。

“不用了，肉偿吧。你知道我一贯喜欢花钱买笑，给别的女人的也不比你少。”我微笑着，“区区200万买WEP大中华区总裁助理的初夜和一年青春，不亏。”

她的胸口起伏着：“六年了，我以为都过去了……”

说得真轻松，都过去了，我再也不想和她废话，一挺身，长驱直入。

她的身体抖动了一下，没有哀求。我低头咬她的嘴唇，粗暴地啃咬，她的唇立马溢出鲜血。我从没这样对待过任何一个女人，一直觉得两情相悦才好，性是享受而不是痛苦。慢慢地，我看到她眼里溢出泪水，我停下来，看着她：“疼了？小沫？”她还是不说话，就那样看着我。她还是那么紧致、温暖，一如我第一次进入她的身体，那感觉犹如被静谧的湖水漫过，我以为我到了天堂。可是，从天堂跌进地狱不到一年的时间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抱着她转身放到床上，她哀哀地乞求：“诚，轻点。”

“现在求我，你不觉得晚了？你应该求我带套，省得再怀孕了你还得去打胎。”我的话自己听了都觉得恶毒，像个怨夫。

“再怀了，我给你生。”她低低的一句话彻底击垮了我的神经。

“你以为你配生我的孩子吗？不配！”我低吼着，“你不就是一个夜总会小姐吗？卖得多卖得少而已。”

细碎的呻吟声在我耳边响起，那是她痛苦的声音，极力克制却克制不住的本能呻吟，除了她的第一次，我从没让她这样痛苦过。我看着她皱着眉，咬着流血的嘴唇，眼泪一颗颗顺着眼角滑落，心不禁紧缩起来。是为她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的胸腔里好像有火在燃烧，那么痛，让我几乎窒息。我用手盖住她的眼睛，我承认自己怕看那双眼睛。

继续。

我的手很快湿润了，是她的泪，可是我停不下来，那渗透着绝望和复仇的进入一次比一次深，一次比一次用力。她一下咬住我的手，凄惨地叫了一声，头一偏，再也没有了声息。

我从她身体里抽离出来，看着已经昏厥过去的她。她的腰肢还是那么纤细，皮肤依然细腻光滑，面容依旧美丽动人。六年了，我曾设想过很多见面的可能，也做好这辈子见不到她的准备，只是没想到再见面时，自己会这么粗暴地折磨她。曾经的爱有多深，现在的恨就与它成正比。

我下床进卫生间清洗自己，再回到床上，她还是无声地躺在那里，像个残破的布娃娃。我搂过她的身体，拉过被子，只留了一盏小夜灯。我的唇继续在她的身上游走，突然，她低低地“啊”了一声，醒了过来。我起身，用手肘支撑身体看着她的脸。这张脸有点凄惨，下唇肿胀着，嘴角还有血痕。我进卫生间烫热一条毛巾，回到床上给她擦脸。我擦得很轻，她看着我，不说话。第二次去换毛巾再回来时，她已经坐了起来，把被子搂在胸前，轻轻地说：“别擦了。”她低下头，头发散落下来。她还是披肩长发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漆黑，和黑夜一个颜色。我的心突然被刺痛了一下。

这个姿势，像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对她说：“我从没考虑过婚姻，



可能这辈子也不会结婚。”她就是这样低下头，然后说：“我知道。”静悄悄地下床，隐入黑暗离去。那时我们刚刚开始，我知道我的话对她很残忍，但是我不想骗她，当时我就是那样想的。可是后来我又对她说：“靠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结婚吗，我认了，总不能让我儿子成私生子，你想生就生吧。”但那时，我的话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。

我拨开她肩上的头发，抚摸她的脖子，她的体温传到我的指尖，那温度再次刺痛了我。我慢慢把她放倒，拿下她胸前的被子，将身体覆盖上去。她哼了一声，像叹息也像呻吟，我知道这是我刚才鲁莽的后果，她天生痛感低，一点点伤痛都会很敏感。她的手探进我的头发里，轻轻地梳理：“诚，你有白头发了。”

就这一句话，让我百感交集，我得承认，我是老了，但更老的却是心。

我轻轻地吻她，吻得几乎没有力量。她也回应着，她含露的眼睛看着我，仿佛在说：“这么多年你好吗？”虽然她没有说出来，但说出来又如何呢？六年前她已经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不再有交集，是她放弃了我。

她的手移到我脸上，只是轻轻地抚摸，却让我浑身的血往一个地方汇聚，是因为思念得太久，还是因为知道很快又要分开？我几乎绷不住了，可是又怕再弄疼她，刚才她痛苦的呻吟还在耳边回荡，那么惊心。我在她耳边低语：“还疼吗？”

她摇头，那么温婉的微笑，让我不自觉地轻轻探进她的花心。女人花，属于我的女人花，在黑夜里再次绽放。

那是曾经属于我一个人的湖水，多年静谧着没有微澜，我闯入了，湖水荡起阵阵涟漪。我曾经喜欢艳丽的风光，但是突然发现未开发的景致别样的静美。那湖碧波，把我一个人淹没。很多年前，我以为这湖碧波会永远属于我，但是是什么力量搅乱了湖水的平静，让我失去了她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想再次在湖水里徜徉，不，是想被淹没。我快窒息在湖水里，我叫着她的名字，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。

“诚，诚……”她梦语般的声音在我耳边。她的身体和声音告诉我

她现在真实地存在着，不是在梦里，就在我身边。我恨不起来，我从没真的恨过她，只是不解。为什么，为什么她要离开我？难道我给的生活和婚姻不足以满足她的虚荣心？难道她的野心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之外？

这六年里，有多少个男人进入过她的身体？她结婚了吗？

在美国，像她这样耶鲁MBA毕业进入WEP公司中层的优秀女性会有很多机会结识更高层的异性。听说公司的总裁很赏识她，否则不可能被派驻中国这样重要的市场独当一面。

他们上过床吗？大爷的，我脑海里全是美国鬼子和她在床上翻滚的画面。

她在大洋彼岸六年的生活我无从知晓。当初我都订了赴美的机票打算追过去找她，让她告诉我为什么马上要举行婚礼了，她却不见了。我妈说：“小诚，你已经34岁了。这么多年妈妈爸爸一直纵容着你，为了一个夜总会坐台小姐，你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，简直让家族蒙羞。我们已经同意她进咱们家门了，她却拿着你的钱走了，你还锲而不舍，你还有一点自尊没有？除了脾气倔犟，你一点都不像你姥爷，拿不起来放不下。”

我曾经在卫生间里看着她用的象牙色毛巾潸然泪下，我一个34岁的男人为一个24岁的小女人难过，突兀的感情变化俨然已经成了朋友和熟人眼中的笑话。

六年的时间仿佛白驹过隙。去他大爷的，那些存在或不存在的男人都与我无关。

我只知道，和我在一起时，她怀孕了，她还死不承认：“我就是胃不舒服。”我看着她吐得一点血色都没有的脸最后说：“是我走运，咱们结婚。”

我妈满脸惊异：“小诚，婚姻需要门当户对，你们是天上地下的区别。你真的要娶坐过台的她？”

我已经下定决心娶她了，不管谁阻止，不管谁说她坐过台她配不上我，都动摇不了我的决心！就算我妈也不行！

但她却背叛了我！！



第二章 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

自那次夜总会相遇之后，我再也没去过那里，总感觉不舒服。北京的夜场、夜店太多了，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

一年多后，我在办公室处理事情，叫来自己的助理刘钰：“我想看看9月份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业绩报告，不要电子版的。”

刘钰站在我身边，给总裁办打了个电话：“陈沫，马上把9月份房地产公司销售业绩报告送到吴总办公室一份。”

他放下电话对我说：“当娜今天请假，总裁办有纸质的。”

我的秘书叫当娜，加拿大回来的“海龟”，是妈妈一个好朋友的女儿。这丫头我也不指望她什么，高中都在加拿大念的，回来英语还是一般般，纯属一摆设，基本相当于总裁办一前台，来客人倒倒水端端茶，送送文件，好在脾气好，有亲和力，上上下下都挺喜欢她。

敲门声响起来。

“请进。”一个长发穿蓝色套装的女孩子进来，刘钰刚要去接她的文件，他的手机响起来，赶紧出门接听：“陈沫，你呈给吴总。”他出门前吩咐。

她一步步向我走来，然后在我的办公桌前愣愣地站住了。电光火石间，我们都认出了彼此。那张苍白的脸，黑色的长发，消瘦的身型，我

记起了是她。尴尬只持续了几秒，她反应过来：“吴总，这是您要的销售报告。”她双手递过来文件。

“谢谢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她转身离去。这么巧，公司把她招来了。

“公司最近招新人了？”我后来问刘钰。

“都是一些下级职员，没一个中层，所以没请您过目。”

“哦，刚才的女孩在总裁办？”

“是北大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的应届本科生，刚进公司没几个月，但是英语很好。您知道虽然我们有专职翻译，但是有时还会有大量的临时性外文资料需要翻译，总裁办也有很多杂事，当娜挺辛苦的，我建议人力资源部招了个行政助理分担一下她的压力。”

刘钰做事很灵活，跟随我多年，他也是我哥们儿刘向的亲弟弟，私下我们关系很不错。不过他说当娜辛苦我不免想笑，大概是想分担一下他自己的压力。他的事情也的确不少，我无所谓，公司多一个人而已。不过总裁办的行政助理就是一个打杂的文员，现在看来她要兼职后备翻译。

过了几天，我给人力资源总监打电话。

“吴总，您有事？”

“总公司新入职员工都是谁面试的？”

“刘助理和我，因为没中层，就没有请您过目。”她的回答和刘钰的差不多，“总裁办的行政助理经过几轮笔试、面试和口试后，陈沫都是第一，盖过北外的毕业生和两个小海龟，还有信息中心和市场部各进了一个男孩和女孩。”

“你一会儿把他们的简历发给我。”

人力资源总监不会疑惑我怎么会对新入感兴趣，因为我一向不太按常理出牌。我在每个月特设一个“员工谈话日”，所有的员工都可以申请与我对话，我借此了解下情。

我看着陈沫的简历和一些相应的个人资料：小学，在西城一个不错的学校念的，不是北京最著名的，但是有一定知名度；中学，毕业于



西城一个也挺不错的中学；高中，北京四中，高二就高分过托福了；大学期间GRE成绩1300分，完全可以申请奖学金的成绩。直系血缘父母未填，紧急事件第一联系人：姨妈。

原来是我四中的小学妹。现在坐台的大学生挺多的，有的是为了赚零花钱，有的是为了长见识，不过像她那样坐台的倒是少见。我苦笑了一下，让一个下级职员认出我流连欢场多少有点不爽。

公司管理严格，我规定在公司如果有同部门办公室恋情必须有一个走人，并奉行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的原则，从不和任何下属女职工有任何纠葛。虽然如今很多事大家都心照不宣，私生活就是私下的生活，但无论如何绚烂，都不会随便被诟病了。

过了几天，到了员工谈话日，只有两个员工申请与我见面。谈话结束后，当娜走进我的公室，笑着说道：“吴总，你今天上午自由了。”

这丫头无人时总和我没大没小，有时私下就叫我“小诚哥哥”，没办法，她妈妈和我妈妈是好姐妹，两人好得要命。当娜从加拿大回来后就被安排进了我的公司，要工作清闲，还要薪水不低，只能做我秘书。

“当娜，安排新入职员工见面。”

她对我这突然的决定先是一愣，但马上反应过来，机灵地说道：“OK，我马上安排。”

陈沫是第二个，坐在我不远处的沙发上，低着头一声不吭。我看着她也不说话，室内特别的安静。到底她憋不住了，抬起头：“吴总，如果您介意，我会马上辞职。”

有意思！

“引咎辞职吗？我听说你在总裁办干得不错。”

她显然不知道如何回答，看来还是非常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。“我这人公私分明，希望你能在公司里尽快成长，尽早胜任本职岗位。不过，我们公司的员工不允许兼职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，现在不做兼职了。”她的声音很小、很轻。

接下来我公式化地询问了几句她入职后的感受，再鞭策了几句，就打发她走人了。